

母亲的萝卜灯

□马俊

那年,我们一家四口居住的老屋因为年久失修,漏雨了。雨季漫长,老屋旧得没办法再修,父亲开始张罗着盖新房子。可是,家里的积蓄有限,盖新房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旧房子推倒了,新房子却迟迟盖不起来。于是,我们只好暂时搬到了村里一处简陋的闲置房屋。

那所房子连电都没有通,到了晚上只能点煤油灯。煤油灯的光线昏暗,屋子里一片昏黄。转眼过年了,因为要攒钱盖新房,那个年我们过得非常节俭,一家人都没有买新衣服,鱼、肉也没有买,连哥哥最喜欢的鞭炮都没买,只简简单单吃了一顿素馅饺子。如此寡淡无味的年,让我忍不住抱怨:“妈,大年初一出门,灵儿笑话我没买新衣服,小美笑话我们住小破屋!”哥哥也说:“今年的年,过得没有一点儿年味儿!”母亲听了我们的话,脸上掠过了一丝惭愧。她朝父亲望了望,父亲也是一脸无奈。

转眼到了元宵节,母亲兴致勃勃地招呼我和哥哥说:“你俩不是觉得今年没年味儿嘛,咱来点儿有气氛的!我教你们俩做萝卜灯,元宵节有了灯,福气和运气就都来了!”哥哥兴奋地说:“对,灯象征光明和美好,咱们做萝卜灯,就能迎来光明和美好!”

母亲从家里储藏的一堆萝卜中,挑出外形修长的。她让我和哥哥打下手,帮忙把萝卜洗得干干净净。母亲把萝

卜的头尾切掉,只留下中间的一段,用来做萝卜灯。那矮墩墩的一截萝卜,实在是谈不上美观。可母亲却把它捧在手里,端详一番后,对我们说:“这材料不错吧,这段萝卜做出来的灯肯定漂亮!”我知道母亲手巧,她一定能像魔术师一样,变出漂亮的萝卜灯。母亲把萝卜的中间挖空,用来放灯油和灯芯。挖好之后,萝卜灯的雏形就出来了,母亲再用刀在萝卜灯的边缘雕刻一些花纹,用来做装饰。最后,母亲在萝卜灯里放入灯油和灯芯,这样就可以点燃一盏萝卜灯了。我和哥哥跟着母亲一起做了四盏萝卜灯。

元宵夜,有的人家挂起了漂亮的红灯笼,有的人家还放起了缤纷的烟花,灯火璀璨,一派热闹。而在我们简陋的屋子里,母亲点燃了四盏萝卜灯,放在屋子的四个角上。虽然光线依旧是昏暗的,但我和哥哥却兴奋异常。我们讨论着哪盏萝卜灯最亮,哪盏最好看。欢声笑语,荡漾在屋子里。节日的喜庆气氛,就这样被点燃了。

元宵节过后不久,春暖花开的日子就来了。父亲和母亲努力劳动挣钱。一段日子后,父亲开始张罗着盖房子。新房子终于建成了,我们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。新房子里灯火通明,再也不用点昏暗的煤油灯了。然而,从那时候起,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:就是每年元宵节都要做几盏萝卜灯。不为装饰繁华,只为点亮希望。

母亲用她的萝卜灯告诉我们,日子再黯淡,黑夜再漫长,只要点亮心中的光明,就一定能迎来美好的明天。

晚报“油坊”记趣

□樊耀文

2013年我在重庆两江时评QQ群里参与时评写作,和群里的多数笔友渐渐熟络起来,我们相互交流写作心得,互通自己知道的时评媒体。有笔友告诉我,石家庄的《燕赵晚报》有个时评版,版上有个“画里话外”栏目,漫画配打油诗,到《燕赵晚报》新浪博客“老克油坊”跟帖就行。晚上六点,《燕赵晚报》时评编辑就会把新闻由头和漫画贴到博客里,作者在博客后面跟帖“打油”。

《燕赵晚报》时评版另辟蹊径,以打油诗写时评,新颖的形式让人眼前一亮,我一下就被吸引了。时评版主编叫王克成,我们都叫他老克。《燕赵晚报》时评版的“打油”,新闻由头由编辑选定,漫画由漫画家创作,其余像标题、短评和打油诗都由作者来写,题、评、油的谐音梗就是“提瓶油”,新颖独特的形式让严肃的时评变得妙趣横生,各位油友乐此不疲。

那时候,周一到周五都有时评版,我们从周日到周四晚上都来“打油”。我来“油坊”第二天就上了个短评,以后上了标题,不久又上了一首打油诗,这极大地增强了我的信心,每晚“打油”成了我雷打不动的“工作”。这里就像一方热闹非凡的市井舞台,老克抛出话题,作者们就用妙趣标题与犀利短评和别致的打油诗来参与。在这里,我不

仅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油友,还和王克成老师熟悉起来。当老师知道我因小儿麻痹身体残疾后,鼓励我用写作和命运抗争。在老师鼓励下,我努力写作,让平淡日子变得熠熠生辉。

在老克油坊,我已然成为常驻嘉宾,有时候老师把我的小短评和打油诗一并选用,有时则是“题”“油”同日见报。老克对选“油”极为挑剔,如果打油平平,他宁缺毋滥,就选用一首诗,我的打油诗被单独选用过几次。这一方小小的版面不仅承载着我对于时事评论的热情,也见证着编辑老师对我创作的认可与鼓励。

写打油诗近10年,我和老克老师虽未谋面,但自觉神交已久。他擅长书法,我经常央求老师将我创作的楹联书写出来,老师从未拒绝,精心书写后拍照给我,我把它放到朋友圈,留作珍贵的纪念。知道我喜欢史铁生后,老师特意送我一套四册史铁生散文集。老克老师说:“这套书跟着你,物超所值,得其所哉!”

2023年4月,是“油坊”关闭的日子。时评还在,但“画里话外”这个“提瓶油”栏目成了绝响,油友们实在不舍!就在大家满心怅惘时,老克组建了老友微信群,往昔一起在打油诗里指点江山的小伙伴,又在群里重逢。在这里,大家谈天说地,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,曾经因打油诗结缘的情谊,丝毫未减,反而在交流中愈发深厚。

围裙上的时光

□郭璇

我家有条旧围裙,打我记事儿起,它一直挂在厨房的墙上。

小时候,我总喜欢钻进厨房捣乱。母亲弯着腰切菜,我就找准机会从后面将她紧紧抱住,吓得她赶忙放下食材,双手胡乱在围裙上蹭掉手心水珠,接着便把我从身后拉过来,温柔地抱在怀里。她会像变戏法似地从围裙的口袋里掏出一块糖,放到我小小的手心里,宠溺地说道:“乖,自己玩一会儿。”说罢,再微微倾身向前,拎起围裙一角,仔细拭去我额头上的汗珠。那围裙带着母亲的温暖和厨房的烟火气息,轻轻萦绕在我的鼻尖,仿佛她的爱也悄然渗透在每一寸空气里。

初中时,有次放学回家,一推开门,就看见母亲正坐在沙发上,手里拿着针线,缝补着那条旧围裙。我脱口而出:“妈,围裙都破成这样了,咱直接换个新的呗,又花不了多少钱。”母亲停下来,轻声念叨:“这补补还能用好久,省下钱给你买学习资料。”说完,她继续缝补起来,针线在围裙间一上一下,每一针下去都顺滑无比,带出的线头匀整又细密。正巧,这时厨房里的水烧开了,发出“呜

呜”的响声,她赶紧加快手头动作,利落地打了个结,咬断线头,匆匆把围裙穿好,又去厨房忙碌了。她用一针一线牢牢缝住了家的温暖,也把毫无保留的爱,煮进了每餐的饭菜里。

转眼间,我已长大。有一年除夕,我一起床便看见母亲穿着那条旧围裙,在厨房里忙碌地准备着团圆饭。我快步走到母亲身后,轻声说:“妈,今年这团圆饭,让我露一手吧。”母亲微微一愣,眼中闪过一丝讶异,随即便是满满的欣慰与期许。她微笑着解下围裙为我系上,还不忘叮嘱:“小心火,别烫着……”那是我第一次尝试做饭,锅铲在我手中显得有些沉重,油不小心溅到了围裙上,酱油也滴落其上,刚刚还干净的围裙被我弄得斑驳不堪。油渍在围裙上交织成一幅神秘的地图,生动地记录了我这次的“艰辛旅程”。那一年的团圆饭尽管味道不尽如人意,甚至是最差的一次,但母亲却吃得格外认真,每一口都细细咀嚼,脸上洋溢着满足且欣慰的笑容。

如今,那条旧围裙依旧挂在厨房墙上,颜色愈发黯淡。每次瞧见她,往昔的一幕幕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,那些藏在围裙口袋中和缝补的针脚里的母爱,成了我心底最甜蜜的珍藏。

老电影

□张梅英

一天晚上,我路过一家商场。商场里人声嘈杂,突然,多年前看电影时人头攒动的情景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

那时,村里的人很难得看上一场电影。据说,放一场电影成本很高,购买拷贝片子需要一大笔钱,所以电影队经常在一个村一个村轮流放映电影。

放电影的日子,对于没有其他娱乐项目的村民们来说,就像是一个盛大的节日,一场视觉的盛宴。当听到人们谈论,或者村子里的大喇叭广播“今天晚上有电影!”大家立刻雀跃起来,整个村子也随之沸腾。孩子们奔跑着,互相传递这个好消息。大人们也会为了这场电影,打破以往天不黑不吃饭的习惯,提前张罗着做晚饭,就怕耽误了看电影,而孩子们也会因为急切想看电影和大人们吵闹。

吃完饭,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。大人们干了一天农活,十分疲惫,收拾完碗筷后,想稍微休息一会儿。但心急的孩子们为了能占到看电影的最佳位置,便搬着小板凳早早地前往放映场地。每次去之前,他们心里都想着:“这么早,我肯定是第一个到的。”可等他们紧赶慢赶到那儿,却发现空地上已经黑压压地坐满了人。绝佳的位置上,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板凳、玉米皮编的蒲团,甚至还有几块砖头垒成的简易坐凳。

天色越来越暗,装幕布的人开始忙碌起来。他们扯起一块硕大的布,将四个角分别绑在左右两棵树上。高高的幕布一挂起来,孩子们便欢呼起来。

在大家的期待中,刺眼的灯光亮起,照在幕布上。偶尔有几个调皮的孩子挥着手,在射向幕布的光线中做出各种动作,幕布上便出现几只晃动的手影。刹那间,现场的气氛变得热烈起来。

人们开始目不转睛地盯着幕布。这时,周围的空地上已经像排兵布阵一样站满了人,大家摩肩接踵、神情焦急地等待着电影开始。

音乐响起,字幕打出,刚才还乱哄哄的聊天声戛然而止。离幕布最远的后面或者侧面,总有一盏或几盏气死风灯亮着。那是煤油灯,外面罩着玻璃罩子,灯芯晃晃闪闪,透过玻璃透出暗淡的光。有灯亮的地方,也是孩子们最喜欢去的地方,那里有卖瓜子、花生的老人,放着一个小小的独轮推车。不用叫卖,村里人都知道,这灯就是他们的招牌。

在孩子们的央求之下,大人们会给一角钱。孩子们兴冲冲却又艰难地穿过挨挨挤挤的人群,即便因踩了别人的脚被骂,也装作没听见,一心朝着那灯光奔去……看着电影,嗑着瓜子,在孩提的记忆里,这该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生活啊!

幕布的对面也坐满了人。他们都是因为来晚了,幕布前挤不下,为了一饱眼福,只好坐到幕布后面。虽然看到的字是反的,人的动作也是反的,但大家依然看得津津有味……

电影散场时,许多孩子都困得睡着了,被大人们抱在怀里,偶尔迷迷糊糊地勉强睁开眼看一下银幕,便又被瞌睡虫缠得抬不起眼皮,嘴里流着哈喇子,在电影配音的催眠下,酣然入梦。大人们却舍不得走,搂着孩子也要坚持把电影看完。

如今,农村越来越像城市,摒弃了朴实,走向繁华;而城市却向往起农村,渴望走近纯朴的田园,感受祖辈的气息。

一场露天电影,在某个广场上演,观者如云。恍惚间,仿佛回到了家乡,挂着马灯,嗑着瓜子,看一场黑白电影的童年……

本版邮箱:yzwbwszh@163.com

服务信息

◆微信办理 wb99ok
yzwb 36524
◆广告咨询 8862 9347

红马甲疏通高压清洗
专业上下水电、暖气
安装维修 15832176896